

孫尚書大全文集五十七卷

(宋)孫覲撰

宋刻本

黃丕烈跋

張祥河

題款。框高十六·九釐米，寬十一·五釐米。每半葉十三行，行二十二字，白口，四周單邊。

存三十二卷(卷六，十五至十九，二十三至二十四，二十九至三十五，四十，四十二至五十七)

孫覲(一〇八一—一一六九)字仲益，號鴻慶居士，晉陵(今江蘇常州)人。北宋大觀三年(一一〇九)進士，又舉詞學兼茂科。歷官翰林學士，吏、戶二部尚書。立朝正直。先後知秀州、溫州、臨安諸郡。因忤執政，歸隱太湖斌西徐里。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、王黼等事實，上之史館。乾道五年卒，年八十九。

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八著錄孫氏《鴻慶集》四十二卷，並謂孫氏「嘗提舉鴻慶宮，故以名集」。《四庫全書》所收《鴻慶居士集》前保留有南宋慶元五年(一一九九)十一月周必大所撰序文，謂：「其子興國太宗、介宗以書謂必大曰：『先君文稿，中更兵燹，存者無幾。而閩、蜀所刻復雜翟忠惠之文，大懼不足傳信，今定為四十二卷。」

其未備者，方哀次《外集》，為我序之。」表明《鴻慶居士集》四十二卷，乃孫覲之子孫太宗、孫介宗所編類。祝尚書《宋人別集敘錄》卷十六引錄孫介宗慶元五年編完《鴻慶居士集》所寫的跋文，謂：「僅得四十二卷。先君自號曰鴻慶居士。集今閩中有鏤版者，多訛舛。介宗不孝之孤，吏退之餘，復加訂正，刊於郡齋。敬當百拜乞敘於一代鴻儒，為不朽之傳云。」他請的這位鴻儒就是周必大。這段跋語表明，在慶元五年之前，孫氏文集已有閩、蜀刻本行世，祇是訛舛過多，纔復加訂正，刊於郡齋。此郡齋，就是興國軍的郡齋。興國軍，即今湖北陽興。此為四十二卷本《鴻慶居士集》的編刻過程。

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著錄《孫尚書大全集》五十七卷，並謂孫覲「嘗以靖康間文字得罪，廢徙久之，終於左朝奉郎、龍圖閣待制」。此五十七卷本的《大全集》是誰編類的，難以詳考。此次中華再造善本所選印的底本便是宋刻的五十七卷本，此本簡、俗體字甚多，似是書鋪所刊，亦疑為書鋪所編。清嘉慶九年（一八〇四）黃丕烈曾從周錫瓚處借到此本加以影抄，並寫下一篇跋文，謂：「此殘宋刻本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，僅存三十三卷，即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所云《孫尚書大全集》五十七卷本也。外間傳佈頗少，

余借諸周丈香巖處，用舊紙委門僕張泰影摹，兩匝月而竣事，藏諸讀未見書齋，居然影宋抄本矣。雖不及毛抄之精，而一時好事之所為，以視汲古閣中入門僮僕盡抄書者，其風致何多讓焉。嘉慶甲子六月八日，蕘翁黃丕烈。」（《蕘圃藏書題識》卷八）此段跋文祇說了其借抄的經過，未言其所借抄的底本究竟是宋代何時何地所刻。

今細檢此本，係竹紙印造，其版式風格、字體特點，尤其是書中簡、俗體字甚夥，當屬宋時福建書鋪所刻。考書中諱字，其卷十六《范宗尹除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》「汝慎厥修，以恢遠大之業」中的「慎」字；卷十九《密州到任》「伏遇慎微」中的「慎」字，均缺末筆，迴避的顯然是南宋孝宗趙昚的嫌名。而於卷十六《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》「惇德而難任」中的「惇」字，則不缺筆，顯然於南宋光宗趙惇之御名未行迴避；卷十九《禮制局編修夏祭敕令格式頒降了畢》「伏遇敦勸」中的「敦」字，亦不缺筆，南宋光宗趙惇的嫌名之諱也未予迴避。表明此書之刻未屆光宗之時，而就在孝宗一朝。果如此，則此五十七卷本當早於四十二卷本，或者就是前邊孫介宗所說的閩中刻本。前引周必大序文中已謂閩刻本闌入了翟忠惠的文章，孫介宗或者去其

偽作，定為四十二卷，也未可知。

此本鈐有「汪印士鐘」、「三十五峯園主人」、「應陞審定宋本」、「松江讀有用書齋金山守山閣兩後人韓德均錢潤文夫婦之印」、「清夢軒」等印記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